

风的故事

春天,阳光明媚时,村庄周围,百花争艳,蜂蝶飞舞,村子一下子就鲜活起来。蕴藏了整个冬季的万物,伴着风儿,雀跃而起。

村后有大大片片金色的油菜花,也有如雪一般绵亘的梨花,随风荡漾,如花田一般。或许我异于常人,竟对漳河河谷田垄里一树树形似梅花的苹果花十分钟爱。

苹果树,据说起源于我国天山伊犁谷地,是一种古老的树种。后来被移植至世界各地。在中国,苹果最早被人们称为“柰”,是野生的果,后来也被人们称为“林檎”。被称为苹果,是明清之际的事情。任何水果,我认为都是自然界对人类最美好的馈赠。而对于苹果,它更有深层的含义——平安之果,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那一树树沁人心脾的苹果花,更是对这种生活渴望最初的萌芽。我喜爱苹果花,大致小时候源于这样的梦想吧。

对苹果树最初的印象,因为村后漳河河里的苹果园。漳河蜿蜒,冲刷出一块平坦的土地,大抵有十余亩。黄土高原贫瘠干瘪,可以水浇的土地,就格外珍贵。所以村里就在这里栽上了苹果树。苹果算是经济作物,卖了钱,可以给村里家家户戶分点福利。那些苹果树,都是乔木,类野生状,自生自灭,从来无人修剪。高高大大的树,春天里绽放着挂满枝头的花朵,但到了秋天,果子少得可怜,十分羸小。不过,春天里,我特别喜欢跟随父亲到这个园子里来。父亲打理河谷田里的苜蓿,顺道割猪草。我成了无人管的“鸟儿”,自由在花林间飞舞。成群的蜜蜂嗡嗡嚶嚶,飞上鲜艳的花瓣,停下脚步,贪婪地舔舐着花粉。鸟儿们停在树梢,和风一起歌唱。我穿过一棵棵苹果树,寻找绽放最多花的那棵。听村里老人说,那棵树是最早从别处移栽过来的,已有三十多年的树龄。我伸开双臂,想把它搂在怀里。可惜我的双臂太短,无法抱住它。于是,我顺着

一树花开

扶小风

它嶙峋的枝干,一点一点爬上最高处。天空一下子如瀑布一般泻进我的视野。满眼的五瓣花朵,婀娜多姿,在我的视野里流淌,令我应接不暇。宋代董嗣杲有一首诗写到苹果花。“树枝高坠展霞绡,妆点清明景物饶。帖上春联青李字,花头不似海棠娇。英英褪雨新红淡,瓣瓣零风蝶粉销。光景无多成实易,冰奁催荐冻凉烧。”(《林檎花》宋·董嗣杲)你看,连古人都如此喜欢如彩霞般绚烂的苹果花,何况我一个懵懂无知小孩呢!

听大人们讲,这棵最老的树,结出的苹果叫黄元帅。成熟的果子,如梨一般金黄,口味怡人,因此取了这个十分好听的名字。黄元帅刚成熟时十分脆,带点微微的涩。存放一段时间后,变得十分甘甜,但是肉质就变成面面的,吃进口中,像面粉一般。因此老人特别爱把黄元帅存放起来,等到年底来吃。噁嘴着,根本不用咀嚼,尤其适合没有牙口的老人。我不喜欢变得面面的黄元帅。但是它散发的淡淡香气,却一直牵挂着我的味蕾。园里其他品类的苹果,我至今全都记不起它们的名字,因为味道实在糟糕。

河谷岸边的这片苹果园,成了童年我对苹果花最初的记忆。

后来,村里从西农引进了新的苹果树种。那些高高大大的苹果树被砍掉了,唯独留下来那棵苍老的黄元帅。田垄被犁翻出深深的沟,沟里填埋了肥料和玉米秸,为了让新栽的苹果树有更多的养分。这些新栽的苹果树,低矮矮矮的,树干上有突兀的树节,父亲说这是嫁接过的品种,这个树节,就是嫁接后长愈的疤痕,新栽的苹果树树叫秦冠,还有一些是红星,红富士。神奇的是,这些矮化果树,居然当年栽下就可以结出苹果。俗语说,桃三杏四梨五年,以前黄元帅苹果,怎么也得栽下五年后结果。一年时光,令我瞠目

结舌。这样,我就盼望着,盘算着时间,看那些低矮的树枝上,长出略带粉红,点缀着些许黄色花蕊的苹果花,再也不用攀上树梢,去欣赏它们了。

等凛冽的寒风吹过,屋檐下的泡桐花开过,苹果花也就要绽放了。放学后,我来不及放下书包,就向河谷急奔而去。远远地,看到干瘪的树枝上,挂着一朵朵花苞,鼓鼓的,迫不及待将要绽放开来。我欣喜若狂,双手抱拳,不停地跺着脚。在孩子年少的认知里,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,明明要静静等待很多年的花,竟然就这样轻易地长出了。那个下午,我徜徉在苹果园里,久久不愿离开。沁人的香味洋溢在河谷,令我沉醉。因为,无论在哪棵树旁,我都可以摘到这些花骨朵,它们在我的视线里,和我的身高相等,我无须再仰视它们,也不用爬上高高的树枝。而那棵苍老的黄元帅,零星地开着花朵,寂寥无比。是啊,一棵树,也有生命终结的时候。这些矮矮的树枝上,正准备绽放出妖娆的花朵,炫耀年轻生命的来临。只可惜,等全部花朵绽放开后,果园的管理人摘掉了全部花朵。看到田垄间纷纷满地的残败花瓣,我伤心欲绝。父亲安慰我说,这些树就像个孩子,第一年如果结了果,后面它就再也长不出果子,就像小小的你,扛不起一袋粮食一样。我似懂非懂,听着父亲的话,翘首盼望着来年春天的花开。

第二年花期如期而至,在村里农历三月庙会的时候。中秋节前后,树枝上就挂满了红彤彤的苹果。这些苹果,像女孩子的脸庞,红得发光,红得剔透。我恨不得尽早将它们摘回来,放进奶奶的柜子里。父亲看出了我的心思,告诫我说,不能去摘的,那是偷,偷东西要被刹掉手的。我悻悻地,心里总是不甘。终于熬到采摘的时候,全村的人们聚集在果园里,从树冠上摘下心心念念好几年的果子。堆积

如山的苹果,像一座鲜红的山,燃烧着火红的火焰。最后,这些“火焰”,被分到每家每户的提笼里,珍藏在地窖里、柜子里、橱子里……等待全家分享这些来之不易的“营养品”。烂掉的果子,也成了猪罗们最爱的食物。

我非常喜欢吕新军那篇写苹果的文章。童年记忆里,苹果的味道会让我们每个人如此眷恋。“没牙的奶奶靠着红漆木箱盘腿坐在炕上,吮吸着嘴里的一点苹果,一群子孙们分享苹果。苹果吃完了,红漆木箱里仍然保留着浓浓的苹果香味。在奶奶揭开箱子时,我仍扑上来大吸两口,奶奶更迅速地合上盖子说:小心香气跑了,奶奶说得没错吧,苹果放一放,香气就一直留在箱子里,新衣新帽上都是苹果的香气呢。”我的记忆里,那些收获的苹果,奶奶珍放在柜子的最里面,等到冬天的某个隆重的节日,才拿出来切成一牙一牙,分给全家人围着炕头吃。窑洞里,洋溢清新的苹果味道,似乎那一刻,才是世间最温暖的时候。

某个冬天,老态龙钟的苹果树从田垄被一棵棵拔起,它们再也无法开出繁盛的花朵,再也无法结出挂满枝头的苹果。父亲说,这些矮化树种,只有十年的挂果期,树龄大了,就结不出果子了。我突然明白,人生何尝不是如此,年轻的时候我们拥有无限梦想,等年迈时,只能回忆过往,在时间与岁月抗争。那些苹果树生命的终结,就是在阳光的曝晒中,渐渐变成了一桩桩干瘪的柴火,堆积于屋檐檐后。似乎,一树苹果花的蝶变,最终成了一缕缕炽热燃烧的火焰。来年春天,在村庄的田垄里,我再也看不到最喜爱的苹果花了。好像华丽的外衣,被换成了单调的颜色一般。

村庄的田垄上,在我眼里,从此没了生机,变成了唯一的绿色,绿得让人困顿。一树苹果花,于我,成了遥远的奢望。



青岛的肘子

王 干

青岛的美食多,我这一次要写一写青岛的美食,拾花楼的肘子。

青岛拾花楼(全称“拾花楼艺术酒店”)是一处融合百年历史、文化底蕴与现代文旅体验的独特空间,位于青岛市南区龙山路,原是青岛民族资本家、“面粉大王”高实甫的故居,始建于20世纪初,属德式巴洛克风格建筑。1978年曾是青岛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驻地,2024年首次作为文旅空间向公众开放。建筑保留了红砖墙、红色牛舌瓦屋顶、意大利风格观景角楼,庭院内三株百年菩提树见证青岛百年沧桑,菩提树开花时节,落英缤纷,岁月如叶,尘界与天界浑然一体,故命名为拾花楼。

老乡彦生多次向我推荐拾花楼的美食,这次陪家人度假,终于如愿以偿。我们的用餐安排在三楼,看得见蓝天白云,想象到碧海清波(当年可以俯瞰大海),海风裹着咸腥味钻进百年菩提的叶隙,拾花楼德式拱窗外的红瓦灿烂如霞。前厅蓝印花布帘子一挑,刘总便进来了,她送来了他们店自制的乌梅引,说味道特别适合小朋友。

拾花楼的菜精致,装凉菜的碟子不大,色彩多样而平稳,颇有腔调。彦生说,他们做的肘子很有特色。我想青岛的肘子和海鲜一样出名,肘花更是美名远扬。全国各地都有肘子做得好的品牌店,拾花楼的肘子味道真好吗?肘子刚上桌就给我惊喜,像主角亮相,灯光下竟透出玛瑙纹路;瘦肉绛红如礁岩,肥膘凝脂似浪沫,皮冻晶莹若海玻璃。满满的一大盆,我说这么大的量(青岛菜的量比北京还大)吃不完吧,一盆肘子就足够我们几个人的午餐了。等我们尝了一块之后,入口先是凉津津的胶质,齿尖一碰便“噗”地化开,咸鲜里窜出微酸,后味泛着麦芽香——原是啤酒的余韵,我们自此就放下筷子了,一直吃到盘子见底。

刘老板介绍说,炖肘子讲究“三慢”:慢焐毛、慢卤浸、慢卷压。猪肘须选崂山黑猪蹄,皮厚膘薄,皮朝下摊在油纸上,抹层红腐乳与甜面酱调的“海西酱”,撒一把脆花生碎、腌嫩姜丝,卷紧后用麻绳捆成襁褓状,上压青石镇一夜。焯水时必须添一盅即墨老酒,浮沫如碎雪滚开,捞起的热肘子投进冰泉“激”一道,皮肉“呲”地收紧,活像镀了层琉璃壳。做菜时要加八角、桂皮、肉蔻,再添了半罐青岛啤酒,又抓一把晒干的海红(贻贝)提鲜。肘子入瓮,小火咕嘟三时辰,香气从角楼厨房一路漫到信号山脚。这一句可能有点夸张,但香味在舌尖上回旋是真的。

彦生近年来苦练书法,遍读国学,时有对偶佳句,他多次来拾花楼品尝美食,曾写下对联,我记录在此:“晨光初透时,坐百年菩提下食冷切肘花,树影斑驳落于盘间,恍见光阴切片;暮色四合际,登德式角楼啖热煨肘汤,远眺汇泉湾渔火明灭,耳畔似闻潮声”。写出了拾花楼的环境与美食共美的气氛,让我们的舌尖享受之余,又有了诗意的回味。

席间还有一趣事,和我们一起用餐的有个五岁半的小朋友,爱喝拾花楼自制的乌梅引。这饮料酸甜可口,是盛夏的冷饮佳品。小朋友喝了之后,便开始“研究”乌梅引的说明,发现商标上在介绍拾花楼艺术酒店功能时,有“艺术展览”的项目,童心好学,便问彦生:“‘艺术’是什么?”我和彦生忙着赞美肘子的美味,没有在意。等酒店刘总再次过来,小朋友指着饮料的瓶子向刘总请教什么是“艺术”。刘总说:“应该是艺术展览,哎呀,好几年了,都没有人看出来。”小朋友恍然大悟:“艺术展览,我就懂了。”刘总马上通知有关部门,让印厂赶紧重印商标,将“艺术展览”改为“艺术展览”,并奖励小朋友一个造型精致的五角海星。

往事如风

喜鹊窝

李忠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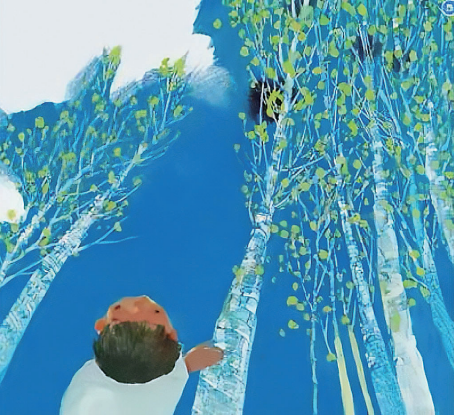
话说童年,久远得像一个世纪。算起来已是40多年前了,我和弟弟掏了个喜鹊窝,它筑在通往大队果园小路旁的白杨树上。我们掏出了十几枚鸟蛋和两只嫩红的小喜鹊,装了顶尖两筐子柴火,小伙伴都说我们了不起。

喜鹊窝垒在白杨树顶部树杈上。常在路边拾草的我们,“瞅摸”着喜鹊窝使劲。我们在意的是那些柴火。看样子它存在许久,但我们的想法并没实现。那棵白杨树实在太高了,站在树下上望心里阵阵发晕,粗壮的树干滑溜得脚心发痒。有几个伙伴跟我们怀有同样念头,他们有的退而却步干脆消除了幻想,有的爬到半截无功而归,有的望洋兴叹只有“吧嗒”嘴的份儿:“这杨树,足够人爬的。”

一个没有多少阳光的下午,弟弟憋足劲要掏喜鹊窝。我多多少少有些替他担心。弟弟爬树的功夫没的说,可爬这么高、这么粗、这么滑的树,我心里没底。“放心吧,哥哥。”弟弟似已成竹在胸。踢掉布鞋勒勒腰带,弟弟踩着我的肩膀上了树。瘦小的身子紧紧地贴在树干上,一点点地向上爬,不时停下身子,朝手心吐两口唾沫。我两眼一眨不眨地瞅着他,忽然见他的身子向下滑来。“哎呀,不好。”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,似乎看到了弟弟肚皮上的道道划痕。幸好有惊无险,他瞬间停住了身子,继续上行。

白杨树渐渐细起来,弟弟爬得更快了,渐渐地成了一个模糊的影子。弟弟终于靠近了喜鹊窝,几只喜鹊扑棱着翅膀飞了出去。它们“嘎嘎嘎”地啼叫着,在周围飞来飞去,似乎随时要向来犯的弟弟发起进攻。“窝里有些喜鹊蛋和小喜鹊。”弟弟大声吆喝着。“往下扔,扔下来,我接着。”我脱上衣叉撑在胸前。小喜鹊大多掉到地上摔死了,喜鹊蛋跌得稀碎。我跑来跑去总算接住了两只小喜鹊,衣裳上的喜鹊屎倒是落了不少。柴火一根根落下来,喜鹊窝很快化为乌有,那几只大喜鹊绝望地飞走了。我和弟弟满心欢喜地背着柴火回家,妈妈手点着我们的额头数落:“作孽呀,怎么能把喜鹊窝拆了!喜鹊窝里有长虫,让它咬伤,麻烦可就大了。”我没看到喜鹊窝里的长虫,反正弟弟掏的那个窝里没有。

那年,我十一岁,弟弟十岁。



■原创绘本《喜鹊窝》封面图。

诗情画意

喧闹退去,鸟儿归隐,秋野打开了胸怀,露出光洁和真实。
海水退潮,留下昨日的贝壳,做沙滩最后的伴侣。
风,在林子里东游西荡,在树梢间顺畅着呼吸,不愠气。
明亮的阳光撒在原野上,青翠欲滴。

秋 野

刘赞科

冷冷的湖面,清澈的眼,望穿了秋水,荡漾远去。
谁在看?
岸上一只蛙,残开……
脚底的蚂蚁匆匆忙忙,来不及卸下燥热,急着为冬天准备食粮。
远山,老人的头,清晰而尖锐,嵌入晴空,

为什么读书

董兴宝

对现代人而言,即便写作速度非常快的作家,为了写一本书,往往也需要几个月,甚至几年的时间。我接着说:“试想,你用几个小时,或者几天时间,就把作者花费大量时间写出的作品阅读完了,将他在书中表达的思想或阐述的知识,装在了自己的脑子里,甚至变成了自己的东西,这不是赚了很大的便宜呢?”

“‘书中自有黄金屋,书中自有颜如玉’。原来早就知道这句话,但今天听你这么一说,通过深度阅读书籍,真是从书中得到了‘思想黄金’”。孩子一边点头,一边有所感叹地说。

无论数字时代如何喧嚣,纸质的书籍依旧飘着淡淡的墨香,在阅读的过程中,心灵也变得强大。就实用性而言,大学书本上学到的东西,远远无法满足高速运行的社会发展。如果想在某个领域深耕,最好的办法就是先找来专业书籍,进行深度学习,然后边学边实践。如果想尝试新的领域,就找十几本这个领域的书来读,相当于又读了一次大学。

孟子曰“尽信书,不如无书”。对我们每个人而言,读书固然重要,但绝不能像古人强调的“万般皆下品,惟有读书高”,不能为读书而读书,读书与学习,也绝不是一个人的全部,更不应该成为“墨守成规”的书呆子。

“我懂了,现在的AI,为什么这么厉害呢?不就是让机器深度学习了海量的信息

吗?”孩子说,对于AI机器人而言,可以跟任何人流畅的交流任何话题,保证不会“卡壳”,可谓“上知天文,下知地理”,面对人类提出的千奇百怪的问题,AI机器人应对自如,人类甚至自叹不如。

“对呀,对AI机器人如此,对于一个人也大概如此”。我说,在这个互联网时代,面对爆炸性的各种信息和日益变化的外部形势,一个人不仅仅要学习,还要深度学习,尤其是选准领域深度学习。

当然,读书除了增长知识、丰富思想和开拓视野,对工作有实用性的作用以外,也可以是一种陶冶情操、促进写作的乐趣,是一种高级的岁月静好。

比如,在青岛的山间和市区常见的“刺槐树”,又称“洋槐”,既然称之为“洋槐”,那么,它来自哪里呢?我在查阅《中国植物志》《青岛市志》《胶澳发展备忘录》等书籍过程中,发现这种树木,源于北美,17世纪传入欧洲,18世纪末由德国人引入青岛栽培,并由青岛向全国各地推广并被广泛种植。如果网上检索这些资料,或许很难得到权威的答案,但这些权威书籍中,却有准确而详实的记载,阅读并发现这些记载,给朋友们和孩子们讲述“青岛与洋槐”的故事,是不是也很有趣?于是,我撰写的《外国人笔下的青岛系列》,便多了一篇《洋槐传入中国》。